

貴州黨務旬刊

1930. 19期



貴州黨務旬刊

第九十期

貴州黨務旬刊
 貴州黨務旬刊
 貴州黨務旬刊

已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出版

中國國民黨貴州省委務指導員會宣傳部印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貴州黨務旬刊第十九期目錄 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一選錄

討逆勝利以後……

蔣中正

二論著

討逆勝利後的黨務工作……

劉祖純

黨建設之首要在民生……

夏仲升

三時事述評

台灣民族革命運動日漸緊張

北平最近之活躍景象

一中東路營業上之危機

南滿日本郵政之調查

萬日人在安雷線大事興修礮台

第二次大戰之導火線

去墨索里尼演說國際暗門情狀

三日樞密院制改革問題

力日移民政策效果極微

四本會各部處工作概況

選錄

討逆勝利以後

蔣中正

在中央黨部第八十二次紀念週講演

各位同志：今天紀念週本是陳銘樞同志報告，因為下星期兄弟沒有工夫，不能來此出席，故在陳同志報告以前，兄弟亦有幾句話報告：這次討逆的戰事即將結束，而且已是得到勝利，全國國民和全黨同志，對於這種勝利，均是與高采烈的引為一件很可祝賀和快活的事情，固然打了勝仗，很是可喜可賀，不過要曉得，本黨的成功和三民主義能夠實現與否，却不在乎從前，而是在乎討逆以後，要看本黨同志的工作，到了怎樣一個程度始能決定，所以從前本黨歷經的各種危險，雖則是經過了許多艱苦困難的日子，但還不是本黨的生死關頭，因為無論中外人士看待中國，均是以為中國的思想既不統一，向來軍隊的習慣，又可造成軍閥的層層輩出，給予我們革命的前途許多障礙，這從他們看起來，以為乃是當然的，沒有甚麼緊要，因為中國要能實現我們的主義，中國真正拿我們的三民主義統一起來，一定要把軍閥的餘孽完全剷除然後始可得到一個新的真正統一的希望。所以中外一般人士之看中國，就是

看我們這次勝利之後，本黨黨員是怎麼樣的一種態度，動作，來決定我們中國的前途與本黨的勝利，所以這次討逆戰事勝利之後，才真正是本黨生死關頭的時候，現在還不是怎麼值得高興和可賀的時候，要是本黨同志今後的努力犧牲，如同從前在戰場上的同志一樣，或許還能夠完成我們革命的目的，不然，一般人民對於我們的希望很切，或者我們以後的工作，倒不如前，甚或還比從前要壞，那就糟了。這一點在今天的紀念週席上要請我們全黨同志特別注意。我們想到從前本黨同志的努力犧牲的很多，不僅是在戰場上，即在北平，天津，哈爾濱，察哈爾一帶，我們犧牲的同志也不在少數，不僅是犧牲了許多同志，便是非同志也幫了我們很多忙，不僅是革命同志們受到有形的犧牲，人民也還受了許多無形的犧牲，他們犧牲的代價，完全是希望我們在討逆勝利之後，使得他們能够享到真正的國民福利，事實上他們可以得到一種利益，惟其是這樣，所以一般人民，一般同志，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總統統

希望我們革命成功，戰爭勝利。但是本黨在各地的成績，是怎麼樣呢？各同志當然是有許多曉得，也有許多不曉得的。

現在我們黨員最要緊的是什麼事情呢？就是要自反，自己省察自己已往的經過，有什麼缺點，錯誤，和不好的地方，以後應該怎樣改良並求進步。這乃是我們黨員最要緊的性格。如果我們現在沒有這種性格，便是始終不會進步，而我們個人也始終不會成功的。所以我們黨員最要緊的就是自反，無論什麼人，無論那一天，均不免有做錯事情的，並且一個人每日走了許多地方，更不免要講錯許多話的，如果自己能够自反，做錯了的事情馬上曉得，講錯了話也馬上知道，知道之後，且能馬上拿來改正，這樣，雖有做錯講錯的所在，而一切的誤點和弱點，到是毋須害怕，因為自己從前做錯了事情，那錯事就是一個教訓，拿這個教訓去改正一切，便是我們很好的材料，良好的教師和先生一樣。所以以後，黨員均須自反，反省我們個人的行動，工作的經過，有怎麼樣的缺點，這是我們黨員必須具備的性格，如無這種性格，便不能做黨員，無論對黨對國，都是一樣，在這國家生死關頭的時候，希望我們黨員真正均能實行自反，方不愧為黨員和參加黨的工作的同志。

其次，無論對黨對人，中國人均有同樣的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我們曉得也不僅是中國一個地方有，幾乎全世界的人均普通有這一種性情，凡屬是一個人，或是一個團體，如有了基礎，有了勢力，有了成功的希望，一般人對於這個人或團體，便有一種感想，在中國人普遍的不好的性情說，就是妬忌。這在我們黨員自是格外應該知道，中國人的性情，無論對個人，對團體，統是這個模樣的。所以黨員既在國民中間祇佔很少數，但是既做了黨員，人家如看見你有一種不好的毛病即將當作黨員像是一個特殊階級，講得不好，就是如同軍閥一樣，再講不好一點，就是如同鄉下劣紳一樣，現在一般人看見我們的黨員，就是類似一個特殊階級，這是最不好的一種影響和態度。我們要知道，特殊階級是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不排斥的，如果我們黨員不知道這一點，甚至自己以為是一個黨員，仍舊要給人家作看是特殊階級，並且我們自己也當自己是特殊階級，那就糟了。特殊階級沒有不會失敗，沒有能在社會存在的，人家看作我們是特殊階級，真是很不幸的一樁事情，我們要盡力避免人家看待我們如同特殊階級纔好。同時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各級黨部，即有許多人來告我們黨員，告我們黨部的，我們在黨員的立場，和黨的立場上，當然不會庇護原告的人，僅祇注重他們來告的話，對於我們黨員黨部自己的名譽，地位，完全不顧，完全相信他們告發的人，那是當然不會的。而且我們無論到了什麼地方

有人來告我們黨部，說是黨部不好，心裏便覺非常之痛，有人來告我們黨員，說是那一個人不好，心裏也是非常之痛。還有，我們對於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便想到現在的黨，黨員各處均受人家的妒忌，排斥，特爲造我們的謠言，使得我們黨員不能工作，使得我們黨務不能發達，他們還要特地假造謠言的證據，來誣告我們的黨部和黨員。我們遇到凡有人告我們黨部黨員時，我們一定存到這樣的腦筋，先要知道，我們的黨部黨員受到這種恥辱，欺負，然後我們始再平心靜氣的來判斷，調查，審察事實的真象。究竟是一般普通的人告我們黨部黨員不對，還是我們黨部黨員本身不對？這樣辦下來，我們相信一定不會錯的。至少必可十分之九不會錯。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會，一般對於我們黨部黨員的影響，印象，均是非常不好，這對我們的黨部黨員是非常之危險的！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所人，請我們黨部會爲人民打抱不平，爲民衆求利益的，所講的話，統統是同人家爭權利，做包庇詞訟的貪污納賄的事情。

一般普通人的毛病，我們各地的黨部黨員差不多也染了那種普遍毛病，這對於黨真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可以說一般社會對於我們黨部黨員的影響，均將十分不好了，現在我們既然有了這種毛病，我很可以比方一件事，這事情是很壞的，我們在前清時候，爲什麼要革命，革命起後

，爲什麼滿清推倒這樣快？我們革命的原因很多，革命思想發生的也很多，第一件事情，就是討厭滿清人的住地，比如浙江在杭州即有滿洲的住地，現在旗下馬路一帶，統是滿洲人住的，他們就是一種特殊階級，看見我們中國人經過那裏，統統要被敲一下子，旗下住的滿洲人，到處使得我們青年人頭痛這是我們發生革命思想很多的原因之一個。現在一班社會人士看見我們黨部所在的地方，若固從前看見旗下滿人一樣，那真糟了！再不急謀改過，一般人亦將看待我們的黨部和黨員，如同清朝及滿洲人一樣，那就完了。這樣，我何不僅是對總理不起，也對不起一般已死的同志！現在這個比方很可以當作我們從前沒有革命前清的命以前一樣看，這不替極了的事嗎？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呢？果真如此，失敗一定是很容易，而且很便當的，我的這番意思，比方着告訴各位，應共引爲警省，目前實實在在有這樣的情形。而且實實在在有這樣的危險，我們必要想出辦法，可使本黨黨員，個個能够改正起來，改革這個毛病，免除這個危險，以求達到我們革命的目的。最近有許多人講我們黨的制度要改良，組織還是不好。我以爲我們黨部的組織和制度，沒有不好的。無論什麼事情，要是負責的人做出毛病來，就無論有怎麼好的制度與好的組織也不相干，如果你有人能够實實在在進行這工作，做好這事情，就是制度差一點，也不要緊。我以爲刻下黨

的不健全，並不在制度不好，而實在於我們人員的工作，黨員自己努力不努力，爭氣不爭氣高頭。所以我很相信，黨的制度是不錯的，沒有什麼不好的，現在黨部黨員的傾向不好，不能歸罪於黨的制度和組織的不好，而乃在於我們黨員自己不能明瞭真正革命的道理，不能做真正革命的工作，甚至還有人以黨的名義來做他個人的事情，這已成為一種通病，確是最不幸的事情，以後如果發見黨員拉黨的名義招搖納賄，其罪惡實比犯一般法律的刑事罪還要大！黨員同志比之一般社會民眾；我們應該愛黨愛同志，尤要愛護黨的名譽，大家同志對於我們黨員的考察，監督，要格外的嚴謹，認真纔好。

今後，對於我們黨員或黨部，尤其是對於我們黨的辦事人員同一般委員，無論中央委員或各省縣的委員，我們除了自己目反，並時時刻刻自己審察之外，我們還要隨時監督我們自己的同志，檢查我們自己的同志，如果那一個黨員有一點不好的地方，決不好為他留一點情面，這種情面一留的時候，便是最不行的，也是犯了我們中國人最不好的毛病。為什麼現在社會上弄得這樣烏煙瘴氣，一點不能發展？就是因為中國人都是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觀念，不管是好人或是歹人，通喜顧情面，得過且過的應付。大家要曉得，某人既入了黨，那個黨員做的事，就同我自己做的一樣，他做不好的事情，就是牽累到我，也就

是我做的一樣，所以對於黨中同志有做不好的事情者，一點不能原諒，一定要很嚴厲的監督他們。打仗沒有怎麼困難，打勝仗亦沒有什麼稀奇，那均是很平常普通的事情。以後，要比打仗還要艱難，我們如真正要犧牲，真正要為黨而犧牲，如同為我們自己的家庭一樣，那末，我們為黨的犧牲，就要比在戰場上犧牲還要來得決心纔好！兄弟個人是以為黨的危險，不在討伐閻馮之前，而是在討伐閻馮之後，本黨的生命，生死關頭，全在勝利以後，我們個人的危險，黨的危險，並不在打仗時候，而是在平時，而這就是我個人的意思和主張，可以告訴各位同志的。現在的情形，作戰時候的危險，同平常時候的危險一個樣子，而且平常時候的艱苦困難比作戰時還要來得多，危險還要來得大，這種道理，要請各位同志明白，黨員對於同志，如曉得旁的黨員發生毛病，貪污納賄的事情，或有敗壞我們黨的名譽的事情，即應疾惡如仇，不留一點情面，致使黨的生命斷絕，對不起總理和一般已死的同志。以後如果黨員有貪污納賄，甚至土豪劣紳還不如的事情，不論他是黨員，他犯了什麼罪就照什麼法律辦，再不能以同志關係而原宥。這一點，今天我對各位同志可以鄭重聲明，今後黨員犯罪或做不法的事情，比不是黨員的還要嚴厲，處分來得還要重大，必須這樣，我們的黨才可以振作起來，我們的黨才可使得一般社會人士信任，不然，一般人看見

我們黨員如像從前滿洲人一樣的特殊階級，那我們黨就一定要失敗，而且很快的失敗了。希望各位同志，對於我們自己的黨員，督率檢察嚴厲從事，這比什麼工作都緊要，不僅是一般同志，就是對於中央委員亦要格外嚴厲，我們黨纔可以真正發展起來，使得黨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

對於這件事情，兄弟以為比打仗還要困難，比打仗還要危險，但是兄弟深望本黨一定能照這個意思辦下去，這不僅是生死成敗所關。我們要以黨治國，一定要先將黨部和黨員整頓之後，纔能有治國的辦法，否則什麼都不能夠談到。望大家同心協力，整個的提起精神，真真實實的使得黨有充實的力量，能够治理中國的國家。這是我們今後最緊要的責任！我願同各位同志共同努力，下死而後已的決心，不留一點的情面，致使黨長此奄奄一息來害我們的國家，來達我們的主義，各位同志如能互相勉勵督率，共同希望本黨能够趕緊去掉從前的毛病，並能實實在在進行以後的工作，這樣下去，我相信一定便能很快成功，這並不是難事。從前所謂三人同志，能够立國，我們如能全黨同心，當然國家可以治理，主義亦可實行，再不會給共產

黨軍閥起來。以前的軍閥能够殘存，共產黨亦能那樣的擾亂，其罪惡是那一個人造成的呢？就是我們黨員做出來的。如果黨員是好的，那一個人地方有黨員，共產黨就一定不會發生，黨員有力量，軍閥就一定站不住，所以軍閥共產黨之所以發生存在，就是黨員同志的責任，那一個地方有共產黨出來，就是那地方黨員最大的恥辱，那一個地方有軍閥出來，就是那地方的黨員的罪惡，希望我們黨員同志十分的認識，不好以為這並不是黨員的責任，以致弄成湘鄂贛閩各地的風浪，並且使得共產黨的還得到一般民衆附合他們，尤其是那幾省的黨部委員，監察委員，和執行委員，省黨部與縣黨部，更要告訴他們，那一個地方有共產黨，就是表示他們沒有力量，沒有做黨的工作，表示他們離開了民衆，使得民衆附和共產黨與軍閥，弄得本黨名譽掃地，各位黨員能够認識這點，相信共產黨一定不能再起來，並且掃除共產黨也很容易。希望各地黨部黨員，要十分的明白這一點，曉得我們的責任和職務，使得共產黨不會再發生，軍閥不會再出來，阻礙我們主義的實現，擾亂我們國家的安寧，兄弟今天所講的就是這一點。

論著

討逆勝利後的黨務工作

劉祖純

一
國民革命之進程，依 總理的革命方畧分爲三個時期：一軍政時期；二訓政時期；三憲政時期。各個時期皆具有其不同的特殊工作，以分別努力革命的大業，而以三民主義爲其最終的鵠的。蓋以本黨的革命工作，固然是一貫的不可分離的三民主義的革命；而其所以達到這樣偉大的目的，却不能不施用十分具体的方略，以爲遵循進行的階梯。不然，則三民主義，將失其科學的實際性，而陷爲一種空想的虛無主義了。總理在建國大綱宣言裏說：「不經軍政時期，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蕩，而革命之主義無由宣傳於民眾，以得其同情信仰。不經訓政時期，則大多數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曉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陋習，即爲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壞，不能了澈，後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設，不能進行。」吾人從 總理的這種遺教中，便可認識國民革命進程三個時期的重要，而一切工作——無論其爲黨務的，政治的，抑或是軍事的——

都要遵照這種革命方畧來作進行的標準，和努力的防針，無容偶或疏懈的。要言之，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雖然是一貫的整個的革命運動；而其工作的進行，却必須隨其時代而演進，必須具有恰切的時間性。

今更以事實上之往例以證之：自 總理倡導革命以迄於辛亥革命成功之時，此一段時間，可以說本黨的革命工作，都完全集中於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一點上。當時我的現狀，概爲騷擾不寧，國際帝國主義掠奪的怒潮已奔流澎湃的侵入了數千年閉關自守的古國，演成了許多割地，賠款，租借地，不平等條約的奇恥大辱。國人由鄙外，排外，懼外，而至於媚外。於是所謂民族思想，民族精神，胥淪而弗有，一般民衆醉生夢死，不知大禍之已至。總理生當是時，特地高唱其革命的主張，以挽救人心之陷溺。故當此時，革命工作之最切要的，是在喚醒一般不知不覺的人民，打破其迷夢，諭以國家民族的危亡狀況；同時號召一般有志之士，來爲革命工作努力。而當時懸爲努力的目標的，是「驅除韃虜」和「恢復中華」。至此可以說是

軍政時間的上半期。及至辛亥革命成功後，民國告成，革命又進入了另一階段，代表數千年來封建勢力的滿清政府固然是因爲民主勢力的勃興而被推翻，但是還有一般殘餘的封建勢力又復起而給新興民主勢力以極重大的壓制，革命黨的政權旁落於反革命者的領袖袁世凱的手裏。袁氏摧殘黨人，解散國會，沿襲滿清，帝制自爲，把中國重陷于危亡不振的境地，此後雖然經過了第二次革命的成功，而其他的殘餘封建勢力，仍變本加厲的勾結帝國主義者來禍國殃民，繼續着一幕一幕的演出張勳復辟，馮國璋徐世昌的毀法，曹錕吳佩孚等盜國，段琪瑞的專政，等等反民主的戲劇，一直到了本黨北伐成功的時候，才算完全下台閉幕。當民國初建的時候，在一般短視的黨人，以爲滿清已倒，「驅除韃虜」「光復中華」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疏懈了革命的工作，致使反革命者得以乘間活躍，難以收拾。但是本黨總理却深刻的認識時代，毅然棄總統而不爲，重興把以前的革命工作，轉換過來從事於消滅殘餘封建勢力的奮鬥。迄於十七年的北伐成功，本黨的活動，都在此種奮鬥努力中。這可說是軍政時期的第二期。

從上面的事例看來，時代有了新的演變，黨的工作，也相應着另外定立新的努力的標準，「革命工作，必須隨其時代而演化，必須具有恰切的時間性」的話，於此也得着了相當的證實。認識時代，認識時代，這是黨務工作必

要的不可忽畧的一個先決問題。

二

目前的時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必先把握最近幾年來的狀況觀察清楚，才能下一個確切的判斷。在十七年北伐成功以前，一般殘餘的封建勢力，如趙恆惕的盤踞湖南，吳佩孚的盤踞長江一帶，孫傳芳的盤踞江浙五省，張作霖的雄視關外，他們都仰賴帝國主義者爲其靠山，敲剝榨取，爲所欲爲，可以說，當時的情況，是一切反革命者充分的施行其壓迫手段的全盛時期，封建勢力，異常雄大。本黨在此時期，深知此雄大的殘餘勢力不能予以剪除，則所謂和平統一即將陷於絕望，而三民主義之實現，國民革命之完成，亦將無以作其努力的根據，故特決計北伐，以掃除此革命進程中之大障礙，出師以來，人心歸順，不兩年即撲滅反動，底定全國，一切反動的封建勢力便在此北伐一舉中作了一個崩潰的總決算。於是本黨數十年來所企求的統一得以實現，五院政府亦得以成立。次年即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國家一切對內對外的進行計劃予以極具體的具體實施方案，遵照總理的全部遺教，對於物質的心理的社會的種種建設大業，都一一舉辦籌辦。又鑒於過去的失敗，在於軍閥擁兵割地，時興叛亂，復於十八年召集編遣會議，以作軍事上之切實整理，希望從此化私人的武力爲國家的武力，減免內部

的相互傾軋，來作國家的邊防實力，軍事既以告終，則全國統一，無復變亂，訓政工作，實可指日完成。不料因為編遣會議之召集，一般投機倖進的假革命份子，却紛紛的起而背叛中央。他們這般人，在最初投誠本黨的時候，不是爲的信仰三民主義，不是爲的服從本黨紀律，而是純粹爲要假借本黨的名義，掛了三民主義的幌子，好保存他們苟延殘喘的性命，本黨素來都是本着總理寬大爲懷的精神，見着他們只要能放下屠刀，翻然改悔，儘可予以自新之路。不料這般投機倖進的份子，若能令他們據有一方，繼續度那種軍閥官僚的生活，那麼也未嘗不是在服從中央；但是我們的中央能不能令他們這樣呢？不用說，我們是要以解除民衆痛苦爲職志的，一定要掃除這班民衆的敵人，所以編遣會議才召集，這班投機倖進的份子，自然而然的就先後揭去了假革命的面具，張牙舞爪的來作最後的掙扎。十七年北伐而後的變亂，其原因就在於此。本黨當這時候，知道北伐雖已成功，而革命的階段，却還不够確能進入訓政的時期，爲要適應這時代的需求，所以一切革命工作，又復集聚於澈底肅清一切殘餘的及新興的反革命勢力的努力。年來如唐生智，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軍閥餘孽，相繼叛變，同時一般黨的叛徒，如汪兆銘陳公博等，又復恣意挑撥，助紂爲惡，以致征戰不休，軍事不能收束，都是爲了這個緣故。到了今年閻錫山更明目張膽的

要取消總理「以黨治國」的主張，妄組其偽政府及偽擴大會議，要想承繼袁世凱的倒行逆施。這種謊謬的主張一出，於是，軍閥的餘孽如馮玉祥吳佩孚等，失意的官僚政客如趙丕廉等，背兇叛徒如改組派西山會議派等，以爲有機可乘，便如蟻附羊膻一樣的蠢動到閻皇帝的座下，造成一個反動份子的大集團，提出迴光反照的反動戲劇的最後一幕。中央對此事變的發生，大已早知其如此，因爲革命勢力之與反革命勢力是決不並存的，反革命勢力一日不消滅，則革命勢力一日不能充分的發展，故閻逆叛變之通電一發出，全國的革命民衆，皆一致聲討，痛斥其非；中央遂一本國民意志，予以撻伐，至於今日，閻逆已兵潰矢窮，下野出國，一般蟻附之反動份子，亦雨散雲消，討逆工作，得獲最後之勝利，從此革命的進行，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北伐成功以後，討逆勝利以前，固然已屬於訓政時期，而一般潛伏着的反動勢力，還未剷除盡淨；自討逆勝利而後，一切反動勢力已完全肅清，真正的進入了訓政時期。我們既認清了現在的時代，是真正的訓政時期，則是我們的工作，也應當以時代的需要爲努力的標準。

三

訓政時期的工作，是革命方畧中所規定的最重要的一個時期，因爲我們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實在迅速得驚人了，在歐美各國，他們的革命，都要醞釀得很久很久，才得

成功，而其結果，還不免演出若干的流弊，以歐美人民智識的高尚，民權思想的發達，尚且如此；我國教育極不發達，民智更為低下，假使沒有訓政時期來作一個過渡，來作憲政的基礎，其結果，更必遠在歐美之後。我們既認識了現在的時代是訓政時期，而這個時代又如此其重要，我們的工作，尤其應該加倍努力，不可忽畧的了。

不過訓政的工作，是異常嚴重的，而且頭緒萬端，是多方面的，這裏要想把它一一的條舉出來，加以討究，恐將不可能，只得把最切要的最基本的幾件，畧以申說於次：

(一)嚴格的訓練黨員和整理黨務 黨員是黨的基礎，基礎不固，則整個的黨亦將隨之動搖。過去的種種失敗，一方面固然由於一切反動勢力的猖獗，障礙革命的進行；但是他方面還是由於本黨黨員對於主義的信仰不深，對於黨紀的服從不誠，以致易受外力的誘惑而改志變節。年來西山改組等派的勾結反動份子，背叛本黨，都是由於這個緣故。今後的努力，就應該懲前之失，特別注意黨紀的嚴密，對於黨員，予以嚴格的訓練，務必使之忠誠無二，能把整個的身心貢獻到黨裏來；同時對於各地黨務的整理，尤其要加以更大的努力，過去各地的黨務，多把持於反革命者之手，遂易為一般變亂軍閥所利用，今後一切反動勢力既完全肅清，則是黨務工作，必當切實整理，務使份子

純潔，不致再演出過去的種種糾紛。而尤其重要的，是要竭力戒除以前那種以黨務工作為升官發財可以獵取權利的錯誤思想，要知道黨務工作，是為黨，為國，為民眾，並不是為黨員，至於有些竊取「黨權高於一切」的口號而誤用的，更要竭力的戒除。把這種種的過失免去，才能指導民眾，監督政府，以努力於訓政建設的工作。

(二)確保真正的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是訓政實施的先決條件，沒有和平，則不能使全國民眾的積苦得以解除，而休養生息的來努力於訓政的工作；沒有統一，則分崩割據，省自為政，不能集中意志於黨治之下，以整齊的步調同向革命目標前進。數月來的討逆工作，不惜犧牲性命，耗費金錢者，即所以企求和平統一，今討逆既告勝利，則此千辛萬苦所換來之和平統一，務必確為保守無失，以作訓政之保障。不過一切封建勢力雖然剷除，而養成反動之封建環境，還不會予以澈底的打破，恐怕誰也不敢擔保以後絕對的不再有新興封建勢力之產生，綢繆未雨，防患未然，所以我們必須以全力打破此封建環境，使永無繼起之封建勢力，則真正的和平統一即可保持，而訓政的工作也可順利的進行了。

(三)促進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訓政的基本工作，地方自治不能實行，則訓政無由完成，憲政更無由實現。因為我國地廣人眾，假設只談談一些高遠的問題，只求粉飾

虛偽的表面，而不腳踏實地的從實際的基本的下層工作去努力，則必將陷入空虛而基礎不固的流弊。所以總理手定了地方自治的開始實行法，而近年國民政府復定下了許多關於地方自治的法規，都以三民主義為原則，平均注意到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問題之解決，由此看來，地方自治確為促進憲政之最善辦法。不過我國人民，因為教育不普及，知識低下，大都沿襲着從前那種「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陋習，不知所謂自治，故在此訓政期中，固然由各地政府分別籌辦，而在黨務工作方面，也要積極的領導民眾，宣傳民眾，訓練民眾，使他們了解地方自治的意義和實施的方法。對於清戶口，立機關，定地價，修道路，墾荒地，設學校等項地方自治的要政，都要盡量的詳細的普遍宣傳，而一般黨員，也要訓練他們以公民的資格，自動的去參加地方自治的工作，則推縣及省，推省及國，訓政工作的完成，也將視此為轉移了。

(四)努力七項運動 七項運動是中央頒發下層工作的綱領，是指識字，衛生，造路，造林，合作，保甲，提倡國貨等而言。在上面的敘述，已經把地方自治在訓政工作中的重要說明了，而輔翼着地方自治進行的，便是七項運動。也可以說，七項運動，也就是推行地方自治的一種運動。本來這種工作綱領，早已經中央頒發，不過因為討逆的戰事，竟把它遷延而未會舉辦。今討逆已告勝利，此項

工作，實為不可暫緩之要圖。識字運動，是普及教育的重要工作，是提高民智，促進文化的利器。衛生運動，是強民的要策，是發展民族的先決條件。造路造林，可以便利交通，改進農業，要求實業的發展，民生經濟之穩固，舍此莫屬。合作，是改善社會上經濟組織之最新方法，尤宜於正在圖謀發展生產事業的我國。保甲運動，是要消弭禍亂于無形，保持地方的秩序。提倡國貨，在於挽回已失的權利，間接以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凡此諸端，都於地方自治的實施上有莫大的助力，應該積極從事，普遍推行。

上所提出的——訓練黨員，整理黨務，確保和平統一，促進地方自治，努力七項運動——諸點，雖然不能說訓政時期的工作，便盡於此；但是這些的確或是實施訓政的先決條件，或是推行訓政的基本要圖，希望大家一致努力，從事於這幾項工作，可以相信，對於建國大業的進展上，一定能獲得很好的成績。近年以來，軍閥叛變，相繼不息，全國都震驚於此種事變中，大多惶惑恐慌，極不安定；今幸討逆勝利，反動消滅，國家的秩序，已漸次恢復的肩，願以總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和大家共勉！

建設之首要要在民生

夏仲升

「建設之首要要在民生」，這是總理手訂的建國大綱中，開首便見到的一句很精闢的話。即是說，一個國家，要政治修明，國防鞏固，須得先解決民生問題。周佛海先生在三民主義的中心是甚麼的結論裏說：「民族問題，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都不過是民生問題的表現。」又說：「民族，政治，和經濟他們本身的發生和發展，都是以民生為最後的動因。」又說：「總理雖然最初發生民族思想，却因民生問題，最初表現為民族問題」他根據這三個認識，所以確定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是民生。他說：

三民主義，只有一個出發點和歸宿點。三民主義的出發點，在解決民生問題，三民主義的歸宿點，在保障民生。所以三民主義，歸限到底；只是一個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都是民生主義的手段。

我們看了周先生的這個結論，更可明瞭「建設之首要要在民生」的意義了。現在我們再以事實來證明：譬如目前湘，鄂，贛等省的共匪，他們敢如此囂張，其原因然是少數的共黨從中作祟，但是假使湘鄂贛等省沒有多數的失業游民，和多數的勞苦農工，去供他們的驅遣，誰又願去附和他們，去做此殺人放火的勾當。所謂「飢寒起盜心」，便是為此！所以我們先知先覺的總理，老早的就給我們

定下「民生」為建設之首，以謀振救我水深火熱的民眾，所謂「衣食足，然後禮義興。」所以我們在此非常破壞之後，不能不繼之以非常之建設。所謂非常建設，便是民生的建設。但所謂「民生」，却有狹義和廣義的區分：狹義的民生問題，便是經濟問題；廣義的民生問題，便人類求生存的問題。本篇所討論的民生，乃是狹義的經濟問題，我們看建國大綱第二條的全文便可決定，建國大綱第二條云：

建設之首要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所謂發展農業，發展織造，建築屋舍道路運河等，這都是在謀解決人民的經濟問題。但是我們人民的食衣住行，為什麼還要政府來替我們籌劃呢？這是近百年來，受了列強帝國主義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的結果。帝國主義的列強，他們自十九世紀產業革命後，乃運用機器，作大規模的生產。因生產品有多量的賸餘，而原料又感覺到貧乏，所以不能不掠奪市場，和掠奪原料品，（這是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的必要條件。）於是殖民地的掠奪，就

成爲先進國家的必要任務。我們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但因不知利用機器，使產業非常落後，於是竟成他們銷售賸餘商品和掠奪原料的極好場所。所以自鴉片戰爭以後，歐美各國都先後來開闢市場。本來他們的機械工業品所需的生產費已比較我們的手工業少，成本低，再加上他們以武力強制我們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保障，我們的手工業那裏能和他們競爭，安得不相繼崩潰——或者已經將近全部沒落了。你看帝國主義者憑藉不平等條約，可以自由在我國投資，可以在內地自由開設工廠，設銀行，發紙幣，其他如交通機關，重要礦產，也無一不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所以我國近年來，雖然也有機械工業的創設，始終還是受帝國主義者的壓制，難以發展，總不能和他們競爭。現在我國各地市場，就是窮鄉僻壤，也無不充滿了外貨，每年入超，已達四五萬萬元，直是一種消費的國家了。

我國產業衰落，不僅工業如此，就是農業，也是「每況愈下」。在理，以我國數千年來均以農立國的國家，自己所產的米麥，總應該夠供給自己的食料，但據近年海關的統計，還是入口糧超過出口糧，計：民元入超爲一六・二二六・五八七海關兩，民國十二年則入超爲一一八・八四〇・二三六海關兩，民十三爲八四・三一八・八三三海關兩，民十四爲五五・六一二・四〇四海關兩。這是甚麼

原因呢？這一面是受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壓迫，將從前仰仗手工業的副業淪沒了，使收入銳減，對於一切家用，無所從出，於是生活當然漸起恐慌，同時又因過去的一般軍閥征兵，將若干能出力的青年農民，強迫去作他們的工具，因之耕田者少，良田日荒。再加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層剝削，所以竟弄到農業也「每況愈下」了。

由上面的兩段看來，無論從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都可以概見我國產業的衰微，這種衰敗的結果，使大多數人連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難以維持，因之共產黨才能從中作祟，社會才因之不能安寧，所以更可確定「建設之首要在民生」。非使全國民衆的食，衣，住，行，四大需要，都有安全的保障，不能算是主義的實現，不能算是革命的成功！

現在我們既認定「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我們要從何處着手呢？便是「推行實行實業計劃」。國民政府訓政宣言云：「訓政時期之開展，不僅在於建國大綱之實施，而尤在於實業計劃之推行。」可知推行實業計劃，就是解決民生問題的不二法門，要如何才能推行呢？那訓政宣言裏面，曾明明白白的說：「國家之建設，以實行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中國國民黨各重要宣言與政綱爲目的。唯如何而能達此目的，則當首先撫綏社會，消除伏莽，以爲進行建設之基本」其次「厥爲裁兵節餉，與整理財政」這「安定社會」和「裁兵節餉整理財政」，都是建設的先決條件。這

兩項先決條件。都是實行建設的必要工作，其目的在廓清亂餘，整肅秩序，以解除民生的痛苦，而使國家得由武力破壞而進於和平建設之坦途。至於實施方面，我們當然首在推行實業計劃，同時即可按照訓政方畧「丙」的「訓政的經濟建設」，逐步謀：（一）發展交通，（二）開發產業，（三）扶助農工，（四）振興實業，（五）提倡合作，（六）整理土地，（七）舉辦公益。不過實業的發展，必恃一強固而有能的政府，以爲其原動力，要想政府成爲一強固而有能的政府，是必又要借重教育，因教育建設，乃社會國家一切改造之樞紐。所以我們要想達到解決民生問題之經濟建設，同時尤不能不注意政治建設和教育建設。所以今後要想

達到建設的目的，在教育方面，應普及三民主義之國民教育，在小學應注意兒童身心的陶冶，因在小學時代，應將善良人格的基礎，都在這個期間養成，總要在兒童的富於可塑性的心中，造成最深和最難磨滅的一切良好印象。使之先入爲主，終身難移。在中學以上，尤應充實內容，注重體質的訓練，提高實用科學的智識，總要使青年學生的身心，都得着健全的發育，至於政治方面，現刻五院已成立，今後惟有實行建國大綱所指示的，訓練人民行使政權，同時方地完成自治，完成五權憲法。如此自能保障民生了。

時事述評

台灣民族 革命運動 日漸緊張

台灣本為我國領土，因為一八七一年日人六十九名被颶風來台為番人所殺，日人向中國滿清政府提出抗議，糊塗的清政府答稱番民為化外之民，不予理處，才為日人所出兵占據，後來雖然經過許多交涉，以琉球群島的讓棄才將台灣收回，但在一八七三年的馬關條約，終於割讓台灣於日人。

不過，台灣之不能終為日人所占據，已為明眼人所預料，當割讓之初，台人因清政府之腐敗不足恃，即推舉台灣巡撫唐景崧為領袖，宣告獨立，並佈檄全島及通告各國，全台人民在唐氏及總督劉永福領導之下，和日人相持數月之久，結果雖然為殘暴如狼虎的日人所摧毀而隸屬於日本，但台灣人民民族意識的堅定，和着同仇敵愾的毅力，已為世人所公認。但日本之視台灣，則有如吉伯林「白人的負擔」一詩之所謂「半個魔鬼，半個嬰孩」，從沒有顧到台灣人民的半點利益。因此，在平定台灣以後，一方面用橫暴的方法以制這「魔鬼」般的台人的死命，一方面用一種「假慈假愛」的手段以誘導這「嬰孩」般的台人於太和平化。雙方的衝突既如此其遽烈，台灣民族革命的發動，因

此也就此伏彼起，時時都有一觸即發之勢。而最近台中霧社抗日事件，不過是台灣民族革命運動展開時間的到來，並不算偶然的事件。

這次台灣霧社事件的經過，雖然我們還沒有得着很詳盡的消息，但在各處的電訊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梗概，這就是在前月的廿七日，台中霧社地方的蕃民，有號稱莫拉爾之番人頭目為先導，率領番人數百名襲擊霧社公學之運動會場，將在場參觀之小笠原能高郡守殺斃，並奪取警察分署之槍械七十餘枝以去，同時並準備襲取埔里社——台中要地可通火車——為根據地。經日警之防衛埔里社未得佔領，後因眾寡懸殊，番人退入深山，據守險要，附近番民之來參加者日愈加多，三數日間，眾以萬計，日人方面，一面調動大軍嚴緊包圍，以免蔓延各地，一面調飛機隊及重炮隊積極進攻，想用殘殺手段盡戮起事番民，不過番民之死亡者雖多，而附義者則陸續不絕，同時台中各地番民又皆羣起欲動，抗日運動日趨擴大。日帝國主義者的殘殺政策是否足以阻撓這次的革命運動，還是極難懸揣的問題。

這次抗日運動發生的原因，各方面之記載極不一致，